

中国侦探推理经典小说丛书

裸妆

luo zhuang

龙平川 著

一件错综复杂的案件打开了
一扇神秘的大门

它将向你披露一个**特殊行业的内幕**



大众文艺出版社
PUBLIC LITERATURE & ART PRESS

龙平川 著

裸妆



大众文艺出版社
PUBLIC LITERATURE &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裸妆 / 龙平川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80240 - 299 - 7

I. 裸… II. 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12745 号

书 名: 裸 妆

著 者: 龙平川

责任编辑: 张 宁

装帧设计: 木鱼书籍设计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14 千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目录
Contents

楔 子	1
第 一 章 美丽容颜	7
第 二 章 花开堪折	55
第 三 章 谁与谁有约	124
第 四 章 玫瑰浴	173
第 五 章 刀尖锐利	220

楔子

“金谷社”伤害案一直没有线索，最终成了一起死案。这是我和孟妍介入的时候没有想到的，我们当初以为这只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警方也是这么估计的，警官卫城通知我们时，他们肯定也没想到这个并不复杂的案子这么难缠，难缠到拿不下这个案子时他一度恼羞成怒。我早上六点接到他的电话赶往案发现场见到他的时候，他还为了让我一大早起来满脸的幸灾乐祸。“你们不是要监督案例吗？这一次特别邀请你提前介入。”他坏笑着说。但是10分钟以后，他就笑不起来了。

“金谷社”老板穆仇良被人敲碎了两个膝盖，卫城开始以为穆仇良只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但是没半个小时就证明了穆仇良是本市最大的黑势力组织老大，而“金谷社”竟然就在卫城的眼皮子底下存活了五六年。穆仇良从医院里治疗出来之后不是回自己的家，而是被直接送进了看守所。“金谷社”42名职员，全都在那里等着他。一年以后，穆仇良和他们都进了监狱，穆仇良被判处无期徒刑。

但是，没有“金谷社”内部人员的配合，陌生人不可能如入无人之地地踏入“金谷社”的禁地，这个内部人是谁我们没有查到。

这个涉黑的案子被卫城留意了四年，但是毫无进展。要不是穆仇良这次被黑了一次，卫城还跟一只没脑袋的苍蝇似的。

不得不承认的是，45岁的卫城是天生的警察，他领衔破获的大案疑案已经可以写几十本书了，但是，他的案子送到我们手中被退回补充侦查的也不少，为此他对我充满了愤怒。我告诉过他，每年他手中总有那么五六件案子的证据有这样那样的瑕疵。他最致命的一次错误竟然是眼睁睁看着律师把一个杀人凶手带出了法庭。他是一个好警察，具有一个好警察应该有的直觉。我不怀疑一个

警察的直觉,但是,我更相信证据。

直到半个月以后,“金谷社”伤害案才有了一点模糊的线索。卫城动用了所有的暗线,才查到一个名字:颜中南,也叫阿南。他认为阿南是一个价格不菲的行刑者,很多没能侦破的案子都跟这类人有关,卫城急于向我证明阿南跟“金谷社”有什么关联,但是,我一直深度怀疑。

每一起案子都会打开一扇窗户,从这个窗户里窥视进去,你会发现很多掩盖在钢筋水泥之内的秘密。

阿南来到这个城市是以打工者的身份,案发那天,他特地选择了夜班以后的时间出门,并且在他经常路过的一家酒吧呆了五分钟才悄悄溜走。在这个城市中阿南是一个典型的过客,因为这个地方几乎没有一个他熟悉的人。除了女友新玫,他没有朋友。他不想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仅仅是个过客,为此他需要付出一次又一次牺牲。他认为这个牺牲是值得的。但这个时候的阿南几乎已经退隐,促使他深夜潜行的原因可能是一个没得选择的选择。

他来到这个城市的时间不长,这个陌生的城市让他觉得安全。这个陌生的城市有上千万的人口,他融入这个城市就像一滴水融入了大海。他的性格腼腆,所以他喜欢陌生人,他可以盯着陌生的人群看大半天也没人注意到他。他对熙熙攘攘的人群来说也是个陌生人,没有人会特别注意他的面孔。这个陌生的城市也让他陶醉,城市里气派的高楼和轿车对他都是一种可能。他不喜欢自己生活的那个小城市,在那个地方他永远都没有改变自己生活境遇的机会。

他需要改变自己,所以他来到了这里。他还不熟悉这个城市,不过他非常熟悉自己的目标以及目标的居住地,而且两个绝对靠得住的陌生人把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因此他半夜从“苕の泉 SPA 美体中心”出来时心情并不太紧张。他是“苕の泉”的首席美发师,他时髦的衣着和俊朗的外表使他看上去像一个晚上赴约会的幸福的年轻人。他顺利地找到了一辆车,车的发动机还是热的。司机在他露面时刚刚从车上下来,然后走到远处看着阿南把车开走。这是一辆组装出来的高档车,华丽的车型和锃亮的车身让人艳羡。阿南猜测仅仅组装费这辆车就花费了10万元。这不是他关心的,他关心的是他必须准时赶到目的地。

当半年前那个叫颜蓉的表妹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的命运可能真的要改变了。他没有猜错,也没有推辞。回来寻根问祖的颜蓉把他带了出来,而且还演戏一般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偿还所有的债务。他也演戏一般地接受了她的馈赠。他早就不再是那个小时候天天打群架的坏小子,也不再是那个被债主天天堵在门口逼着还债的落魄男人。他之所以离开那个地方是想让漂亮的女朋友新玫有一种全新的生活,他更不能让新玫再去娱乐城酒吧陪别的男人喝酒挣钱,他必须顶天立地。他唯一要做的就是还一个人情,而且还了这个人情他

还能得到50万的报酬。

目的地在这个城市西郊商业区。西郊商业区一栋叫“金谷社”的三层小楼专门从事优质粮食批发业务,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金谷社”还负责西城的商家保护费。西城很多商家只知道交纳保护费给一个姓穆的人,他们不知道钱最终流入了“金谷社”的账目。“金谷社”的粮食批发当然只是一个幌子,它是专门用来洗钱的。

商业区的商会曾经团结起来共同抵制过收取保护费,并且把收费的两个马仔扭送给了警察,但是不久商会会长和副会长的家人就遭到不明身份人的毒打致残。当时卫城审讯那两个马仔,却套不出半点有用的讯息。我后来听说忍无可忍的卫城采取了一点刑讯逼供的手段,为此还得到了一个降半级的处罚,结果那两个人除了承认自己的名字和年龄,什么话也没说。半年以后,“金谷社”的穆仇良当上了商会副会长,而穆仇良带头交纳了保护费以后,其他商人也只好出钱买平安。不过,幸好,保护费的额度只是盈利的3%-5%。收取保护费的人似乎对商业区的每一个公司都很熟悉,绝不多要,费用一直维持在一个勉强可以接受的限度。而且“金谷社”只收私人企业的钱,对政府背景和国有性质的公司一点也不招惹,包括银行,从来没有受到骚扰。这个案子已经挂了4年,没有商家的配合,警方找不到任何线索。

阿南熟悉这些情况,这是他今天晚上出门需要替别人解决的。他更熟悉“金谷社”办公楼的楼层结构,雇主已经把“金谷社”的三维图像光盘给了他,他已经看了不下二十遍。今天晚上,“金谷社”老板穆仇良就住在三楼的豪华办公间。穆仇良在西郊还有一栋别墅,不过西郊别墅区戒备森严,别墅区的保安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阿南找不下手的机会。

穆仇良的家人知道他每个月的这天晚上是查账核账的日子,肯定是不回家的。他们不知道的是,穆仇良这天晚上除了核账之外,一定会带一个小姐在“金谷社”过夜。他每次带的小姐都不一样,但她们都是行业里要价最高的女孩子。

如果要杀掉穆仇良这样的人,对阿南来说没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在颜蓉的描述里他已经知道了穆仇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人他以前碰到过。他开一间小小的美发店时,也有一个穆仇良这样的人带着手下月月逼迫他交钱,他只能忍气吞声。他年轻时也曾经争强斗狠,但是长大了却对付不了那些流氓地痞。他年轻时争强斗狠的唯一结果是自己高中勉强毕业以后根本找不到工作,没有人敢用他。他的父母都下岗了,靠着一间小小的门面房卖点烟酒度日。他不到20岁就杀人了,那次是他第一次、也许是唯一一次杀人。他的一个朋友的恋人被一个税务官员强奸了,朋友和恋人都不想报案,于是他和那位朋友在一个黑夜截杀了那个官员。最后,他的朋友被判了无期徒刑。他的朋友没有供出他。那

是他最好的朋友，他经历了这件事情后知道，真正的朋友是多么可贵。

阿南一定知道，这就是江湖。睚眦必报，以血还血。他后来还知道，在这个江湖的世界里，最好早点抽身。年轻时那些跟他一起争强斗狠的很多伙伴，后来没有一个善终……

这个晚上阿南浮想联翩。他想的不是女友新玫，而是“茗の泉”的经理助理北雁。北雁一身高档西服套裙的装扮让他觉得她有如天人，那是一个令他怦然心动却距离遥远的女人，他和她不是同一个世界的同类。北雁每个月都要从“茗の泉”的账上向“金谷社”拨款上贡。

阿南对这一切并不知情。他甚至不知道“茗の泉”由谁来支付给“金谷社”的月供。他是得到颜家的安排来到这个城市打工的，安排这一切的是颜家的千金小姐颜蓉——他的远房表妹，阿南肯定自己被颜蓉的美貌吸引了，但是他并没有怀着对她的臆想。颜家的掌门人颜志翔，也就是颜蓉的父亲几乎就是阿南的再生父母，在阿南父母走投无路的时候，是前来家乡的颜志翔出钱帮助他们，否则，阿南的父母就没有那间门面房，也就没有那间维持生计的店铺。正是在颜志翔的资助和颜蓉的安排下，阿南到上海最负盛名的一家欧尚美发店学了手艺。那一年，阿南17岁。那时候他还没见过颜蓉，但是一直都是颜蓉跟他电话联系的。他回到那个城市开的美发店，启动资金5万元，也是颜蓉打电话要了他的地址汇给他的。这个世界有几个女人他不可能辜负了：他的母亲、女友新玫、表妹颜蓉。他看到北雁的时候，这个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个，但是，他对北雁仅仅是一种暗恋。他相信自己永远也不会对任何人说。

他知道的是，北雁和“茗の泉”的老板林静怡都被“金谷社”暗算过，北雁被车撞成了轻微脑震荡，两个指头骨折，在家里休养了五周，而林静怡被人打断了胳膊不得不裹了两个月石膏。她们还被威胁要先奸后杀，“茗の泉”从此以后乖乖花钱免灾。他还知道，颜蓉和林静怡是最好的朋友。颜蓉要替林静怡出头，借的是阿南的手，阿南心甘情愿。

他从窗外潜入“金谷社”三层时穆仇良跟一个美丽的女孩子已经熟睡了，他用两块厚厚的手巾上的麻醉剂让他们彻底昏厥。然后他掀开被子看见了这一对男女全裸的身体。穆仇良已经40多岁了，但是身体依然充满了肌肉的活力，而那个年轻女人玲珑有致的身材让他心中微微一荡。他不知道这个性感的身體就是那个“茗の泉”的健身教练，他几乎想上了她。但是，他的冲动仅仅一瞬。

他把穆仇良拖到洗手间，把他绑了起来，然后堵上了嘴。阿南的手轻轻挥了几下，薄薄的刀刃从穆仇良两只膝盖上划过，然后他看见穆仇良膝盖上的血汩汩而出。随后，他用桌上的砚台朝流血的膝盖狠狠砸了下去。借着窗外的灯光，他看见一只白色的避孕套扔在地板上，里面有可疑的液体，这让他有点恶心。他走

到书房中,找到了一幅油画后的保险柜,轻轻把它打开。他把柜子里的几摞钱拿了,只留了一摞,然后他开始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

同层的穆仇良的两名保镖坐在穆仇良的办公室门外,他们不知道门内的三间屋子发生了什么。第二天早上,已经换班的保镖听到了楼外的惊呼声,他们扑到窗子前,看到不少人在朝“金谷社”的楼上指指点点。他们冲下楼去,看见一丝不挂的“金谷社”穆仇良已经废了,膝盖以下鲜血淋淋。这个时候警车也已经呼啸而至,两名保镖冲回楼里,冲进了穆仇良的卧室,他们看到前一天晚上的女孩子还在被子里睡着,他们把她一把扯起来,她睡眼惺忪地看着他们,然后护着胸口大骂他们滚出去。

穆仇良的膝盖被废了,他被警察送进医院。他脖子上挂着“金谷社”的秘密账本,这让顽固生存了近五年的一宗秘密组织案告破,但是没人知道穆仇良是被谁废掉的。“金谷社”伤害案成为警方高度关注的案件之一。这个秘密只有阿南知道,只有颜家公主一般的颜蓉知道,只有“菖の泉”的那个脸色冷峻的北雁知道。那两个组装高档车的高手,把车开进了山区,然后车被摔进一条无人涉足的山谷中。

这辆车后来被卫城找到了,不是他发现的,是一群户外旅行者发现的。在发现之前,卫城在各个户外俱乐部打了招呼,发现之后,他赶到那个山谷,把那辆车大卸八块运了回来。但是,车上连阿南的半个指纹都没找到,发动机则是从河北某个地下拆车厂买出来的。

阿南曾经把那辆车开到城市的另一头,然后坐出租车回去。在路上,他的眼前一直浮现着昏暗的光线中那个睡在穆仇良身边的女人的身体,她的身体充满了诡异的活力。后来,北雁的身体成了他的想象,他感到自己全身燥热。距离他租住的地方越来越近,他的身体渐渐冷了下来,新玫的面孔渐渐清晰。他知道,他又回到了一个正常人的状态。

这一切发生后,他就会拥有了一张50万元的存折。

警察卫城根本查不到这笔钱是哪儿来的。我们可能太过谨慎了,没有直接跟他接触,因为我们找不到他在案发现场的任何证据。

这个晚上,阿南一定跟新玫好好温存了一夜。之后,阿南沉沉地睡去,新玫看着他沉睡的脸,不知道他这天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做着噩梦。她轻轻揽着他的头,正在为以后的日子发愁。

阿南身心完全放松了。这是颜蓉答应给他的,他兑现了承诺,他知道颜蓉也一定会兑现承诺。颜蓉答应他的时候,脸上有一种担心的表情。颜蓉没有说,但是阿南明白,她是担心他出什么意外。阿南知道,他只能接下她的安排。从此以后他就不会对颜蓉诚惶诚恐了,颜家太大的人情,只能这么来还!他舒坦极了。

他在新玫的身边沉沉睡去。

大概有几秒钟,他梦见了睡在穆仇良身边的那个女人,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他突然觉得她有点眼熟,但是想不起来在那里见过她。他实在太放松了,放松到什么也不愿意想。

那个穆仇良身旁的女人叫温毓。温毓和阿南都在“菖の泉”工作,他们此前远远碰过面。“金谷社”案发生以后,温毓也进入了警方的视野。

第一章 美丽容颜

1

林静怡从睡梦中醒来,判断现在天还没亮。宾馆的窗帘很厚重,但是从她入睡时露开的一点点缝隙中看上去,还是让她知道天色尚早。她开了床头灯,看见自己那块欧米茄手表上显示的时间是凌晨五点。她看见了枕边自己的丝薄内裤,想起了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不禁红了脸。那条内裤被随意丢在那里——没有了肉体的支撑,它像一块被随意扔弃的破手绢。

西郊的王朝宾馆是一家五星级宾馆,房间是静怡的好朋友颜蓉留下的。颜蓉说她要提前回南方,提前半年预定的房间退了实在有点不情愿,就建议静怡在这里住两天。静怡开始的时候坚决不同意住,她说自己要下楼去跟宾馆大堂的经理说说,退点钱是点钱,这事也许不难办到。静怡当初就反对颜蓉预定王朝宾馆。静怡就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她在郊区拥有一栋别墅,在市区有两套住房,颜蓉何必要住在这个花钱的地方?但是,她后来没争过颜蓉,因为颜蓉说:“这个钱不是我花费的。”作为一家著名的化妆品公司在这个城市的代理人,她当然知道自己该有什么样的派头。今天,静怡同样没有争过颜蓉,因为颜蓉说:“你不是想躲两天清静吗?这里不是正好吗?”是啊,她这几天休假陪颜蓉的目的就是想要离开几天自己的“茗之泉SPA美体中心”,住这里不是正合适?所以她住下了。

但是没想到,住下的第一天她就要了那种特殊的服务。

当初住在这里的颜蓉向她介绍这种服务的时候,她还红了脸,笑骂颜蓉没羞没耻。颜蓉是一个私生活上不太有拘束的女人,她曾经同时跟三个情人周旋,这一点最让静怡接受不了。她永远不会学颜蓉那样的方式。实际上,她的个性跟颜蓉差异很大。颜蓉如果说喜欢某个男人,就真的喜欢,就真的会创造一个跟那

个男人交往的机会，而静怡永远没有那样的直爽，她也不是随意就可以喜欢上一个人的，跟一个陌生人亲近更是不可想象！但是，昨天晚上，自己究竟怎么了？

她在十一点躺下的时候确实一点睡意也没有，但是她还是躺下了，并且拿出了送颜蓉上机场时在机场大厅随意买的一本女性杂志，她想她看了几分钟也许睡意就上来了。这个时候再也没有人打扰她，颜蓉已经来过电话说她已经落地了并且要赴一个很帅的男人的约会。颜蓉就是为了这个约会提前走的，她把本应该在几天后跟菲雅化妆品签订广州代理协议的签字仪式也扔给了静怡。静怡接到她落地的消息，口头上数落了她几句，也只好任由她去了。颜蓉最后的一句话是：“呵呵，有服务电话别拒绝啊，很好的按摩，五星级的，你要好好享受啊！”静怡忍不住又骂了她一句，但是她已经把电话关了。

那个电话是在十一点半的时候响起的，这个时候的静怡已经处于半睡眠状态。她其实在夜晚的时候很难入睡，她解决的方法是喝半杯红酒。半杯红酒让她有点昏昏沉沉，电话铃声响起来的时候她下意识就拿起了听筒。

听筒里那个男孩子的声音很温柔，说话声有点女性的味道。这让静怡觉得很放松。听他的声音很年轻，她问他多大年龄了，他犹豫了一下回答是19岁。但是这个时候的静怡并不想邀请他上楼，她只是有点好奇，只想跟他说几句话而已。他也没有强迫她接受他，他在静怡左躲右闪的问话中，建议她不如到楼下酒吧坐坐，反正他也没有别的事。他这样说的时候语气很寂寞和无奈，于是已经清醒了的静怡在问了他的名字之后出了房间，乘电梯到了宾馆酒吧。她穿的是一件白色的长摆衬衣，一条灰色长裙，衬衣长摆系在腰间。酒吧的灯光很昏暗，她进去的时候有点不适应，于是站了那里有点发呆。服务生还没有上前，一个瘦削而英俊的男孩子已经静静地站在她面前。他一身休闲打扮，白色短袖T恤，白色休闲裤，都是阿迪的牌子，静怡看了一眼，知道都是正宗的品牌。

“我是小星。”他礼貌地朝她点了点头，声音柔和极了，真的是有点女性的味道。他的相貌也很女，举手投足轻柔得像一个做功夫茶的女孩子。

“我……我是阿静。”静怡事先没编造好自己的名字，只好这样回应他。

他们开始喝的是冰咖啡，后来他要了两杯红酒，他们就一边聊着一边浅浅地喝一口。静怡身高有1米70，这个叫小星的男孩子也不太高，1米73。她故意试探地说他不像是19岁，他羞涩地说自己实际上已经22了。其实，他看上去也就19岁，如果说他18岁恐怕也有人相信。他说自己大学毕业已经快一年了，因为不想离开这个城市，所以一直找不到工作，穷困潦倒的时候，朋友介绍入了这一行。他说他是学工程的，他挣够了钱就开一家自己的工程公司，做专门项目的承包业务，自己做自己的老板。静怡为他的经历感到惊异，但是她无法判断他说的话是真是假。静怡只能从这一次谈话中判断这是个很有知识、很会体贴人的

男孩子,其他的,她无从判断。她也不需要判断。他的眼睛,清澈、明亮,有一丝淡淡的忧郁。正是这种忧郁,让27岁的静怡最后带他回到了房间。

当然促使静怡这样做的原因还有别的。比如她下楼前接连喝了三杯红酒,这已经超出她平时的酒量了。还比如小星许诺说他不会侵害她,因为这是一种职业要求,否则他在这个地方就没有容身之处了。他说她可以要求纯粹的按摩,如果需要别的,她可以随时叫停。他还羞涩地说他可以只是用手和嘴为她服务。这些静怡都听颜蓉向她鼓吹过,所以静怡有点紧张之外却也很放松。她是控制者,她高高在上,她决定一切进程。她相信自己的控制力。

小星的按摩果然是很规矩的,先让她坐在床边从她的头部按起,然后请她趴下按摩她的背部。他也按摩了她的双腿,但是一到大腿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问:“可以吗?”静怡嗯了一声,他才开始温柔地按摩她的双腿。最后,他按摩到了她的双腿上部。其实他的双手距离她的臀有一些距离,但是他的手指总是有意无意地触碰她的大腿根部,这让静怡感觉到身体有一丝丝发麻。

她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于是假装随意地问:“前几天你来过这个房间吗?”

“没有啊,怎么了?”他困惑地反问她。

“没什么。”她摇摇头,笑了一下。这个问题让她又放松了一点。她不想这个叫小星的男孩子也被颜蓉使唤过。

酒精和按摩都让静怡的脸发烫,她把双臂环绕起来,把脸埋进了手臂中。她感受着他双手温柔而强有力的揉搓,心理开始有些微妙的变化,她不知道这样的变化意味着什么,她嘱咐自己暂时顺其自然。后来她感觉到他的双手离开了她的腿,感觉到床的颤动。她抬起头,看见他盘腿坐在她的身边。他问:“想要我按摩其他部位吗?我会让你很舒服的。”

“好……的。”她听见自己说。昏暗的灯光让她有些昏沉。

但是她没动,他笑了笑,轻轻搬动她的身子,把她翻转过来。他显然犹豫了一下,然后他解开了她衬衣的扣子,把衣服脱了下来,然后他脱下她的长裙。静怡没有拒绝,而且很配合。这一次,她仔细地打量着他,想看看他要怎么做。他朝她笑笑,说了声对不起,然后跨在她身上,却双腿支撑着,生怕压着她似的,没有坐在她身上。他先按摩她的肩膀、肩窝,然后顺着往下,开始按摩她的胸……

“姐姐,你需要吗?”他问。

“我,不……嗯……好的。”她感觉到了自己的需要。她想起了男朋友夏东,想起了夏东之前的另一个男朋友,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细心和温柔过。当然,他们也给过她那种强刺激,后来她渐渐开始迷恋这种刺激的时候他们却都离开了她。他们都说过爱她,但是,他们其实从来都只顾自己!

他没有脱光她,给她身上留下的寸丝寸缕让她不太感觉无地自容。他也脱

了自己的上衣和长裤,只留一条洁白的内裤。他的身体很健美,相貌英俊,是一个标准的养眼的工具。他轻轻地俯下身来……

他没有进入她。这一点,刚刚在清晨五点醒来的静怡可以肯定。她没有同意。但是,她让自己放松了。我要堕落一次,我看看我堕落之后会发生什么!她在他灵巧的手指的抚弄中等待到了期待中的高潮的来临。她在狂乱中有点歇斯底里,但是他依然很温柔地动作着,并且一声声安慰着她。这个善解人意的男孩子看到她疲惫之后,给她盖上了被子;看到她睡眼惺忪了,他给她沏上了一杯热茶,才拿起桌上的钱说了声“晚安”轻轻离去。

这是一场梦。她想。

她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梦?她究竟怎么了?

她抱着被子,被子被卷成了一卷,她的四肢环绕着它。她曾经这样抱着夏东,在他的臂弯里甜蜜而安全地睡去,睡得他的胳膊发麻发酸发疼。后来夏东离开了她,夏东爱上一个有孩子的单身母亲。那时候所有听说了这件事的人都说夏东疯了,疯得去找一个“拖油瓶”,但是他还是离开了静怡。静怡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问夏东,夏东开始死活不说,后来他说了。他说他跟静怡在一起太有压力了,静怡是个家产上千万的美容院老板,他对她处处小心,而且还经常不能跟她在一起,而那个单身母亲让他有家的感觉,他想见她的时候总能见到她,他每次去她那儿她都守候着他。她从不违逆他,只愿意对他顺从,顺从让她甜蜜,更让他甜蜜。

静怡不相信这些理由,她说她为了他可以关了她的美容院,她可以天天守在家里等他,但是他还是不答应回到她的身边,他说他不能担负让静怡无所事事的责任。静怡连结婚的新房都悄悄买好了,她想给他一个惊喜,但是面对他的解释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啜泣。静怡的好朋友颜蓉为了静怡找上那个单身母亲的门去,她几乎是把夏东从那个女人的床上揪起来的,她扇了夏东两耳光,还砸了人家的电视机和玻璃茶几。那个女人躲在夏东怀里,吓得直哆嗦,而夏东低沉的声音说对颜蓉说:“你要不是静怡的朋友,我就杀了你!”颜蓉一把把夏东揪了起来,然后旋身把他摔了出去。夏东被摔得脸上都是血水,他透过血水看着颜蓉狰狞的面孔,吓得浑身发抖。他支撑起发抖的身躯,挡在自己的女人面前。颜蓉冷笑了一声,一句话不说扬长而去。

颜蓉回来之后对静怡说的第一句话是:“忘了他吧,他已经睡到那个女人床上去了,他跟那个女人就要结婚了。现在即便他想回来,你还要他吗?”颜蓉没告诉静怡夏东护着那个女人的样子,那个样子会让静怡心碎的。

她不要!她一怒之下卖了新房。那时候她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拥有这么多房产。为了那套后来卖出去的房子和两个人的家她曾经呕心沥血。

她想忘了他,但是,忘记一个人需要时间,需要一刀一刀把那个人的印迹从骨头上刮掉,无论怎么刮也恢复不到原先的样子。忘掉一个人的过程疼痛万分!

后来有一次颜蓉喝醉了,才告诉她在夏东那里得到的回话。夏东告诉兴师问罪的颜蓉:跟静怡上床就像在伺候一个女王,他必须鼓动自己兴奋,而那个女人曲意逢迎,满足他的任何要求……

那天听了颜蓉的话静怡也喝醉了。她本来没喝多少。她是打算开车送颜蓉回宾馆的,但是听了颜蓉的话以后她也喝醉了。那些放荡的行为她不是不会做,虽然她没做过,但是她是知道的,她从网上一篇描写妓女的文章中知道的。但是一到了床上,她做不了。那样做了她觉得自己很下贱。那样做了夏东会不会看不起她?她想她以后慢慢就会做的,她跟夏东的性史并不长,他们有的是时间。但是,他没给她时间。

颜蓉听了她的辩解,一边把酒往喉咙里倒,一边数落她是古董!朽木!“都什么时代了啊,你还这么放不开自己?你不像我的姐妹,你像我的姥姥!”这话太伤害林静怡了,静怡捂着耳朵不再听她嘴里吐出的任何字。

那之后,她两年没有恋爱。两年了,她没有交往过跟感情有关的任何男人。她害怕男人。

她在网上泡着的时候,跟很多男人交谈过,那些男人都想泡她,也不问问她究竟是美是丑。她由此知道了男人喜新厌旧的真实内心,她不知道在哪里去找到一个对自己一辈子不变心的男人。太难了!她想。一个女人身边有一个疼她的男人,她才不会孤独,难道她要孤独一生吗?而颜蓉面对她这样的问题,直接就数落她吹毛求疵。她不觉得自己是吹毛求疵,她觉得是自己对这个世界绝望。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经营她的美容美体中心,如今,“菖的泉 SPA”已经在所谓中产阶级的嘉德社区占据了一个三层商铺,四千平米的规模。她是这个城市的成功女人之一,风光无限,但是她寂寞的时候没有人知道。

她跟夏东的性事没让她觉出多少快感,虽然夏东比之前的那个男朋友让她觉得性爱没那么痛楚,甚至夏东也让她曾经好几次有了反应,但是高潮是一种奢侈,她总是迟迟盼望不到。夏东说她太不敏感了,从此夏东对她很少要求,她对跟夏东做爱也兴味索然,她想她也许并不是很需要。但是夏东离开以后,她在某一天晚上突然感觉到了自己的饥渴。原来我是需要的,我以为我是不需要的,她想。

“你把男人看得太重了,男人就那么回事!你要求完美,那是没有的!”颜蓉这样对她说。静怡说我不要求完美,我知道没有完美,但是我不想让自己太随便了。但是,她发现,她渴望了。美体中心每天十二点关门,这个时候,是静怡最忐忑的时候。她回到自己的家,她发现她很恐惧这个曾经与恋人同吃同住的空间。

第二天,她就将那套跟夏东住过的房子委托给了中介公司销售,而她在嘉德新区买了一套复式房。她决定不带任何男人到这里来。

现在,她穿戴整齐,决定离开宾馆。这个地方她已经不想住了。

发生的一切太荒唐了!她不认识自己了。这段经历,她要永远藏在心里,对任何人都不会说!不说!

天色已经微明,有门铃声。她开了房门。但是门口没有任何人。门边有一束鲜花。她把花带回房间,穿过客厅回到了卧室。她打开包装纸,看见一只信封掉了出来。她撕开信封,里面是一张风光明信片,图片上广袤的原野上,是蓝色的天空,天空中一只星辰在闪烁。图片下,是一行阿拉伯数字——手机号码。没有签名。

这张明信片提醒着她,昨天晚上不是一场梦,是实实在在发生的故事。

她觉得身子有点发冷,她随手把被子裹在身上。房间里有一种宿睡的气息,这个气息让她觉得生命在不知不觉间开始糜烂。她知道,这个豪华的地方真的不能住了,这个地方就像一个墓穴,让她感觉到生命在这里几乎就要终结。

林静怡不知道的是,宾馆大堂和电梯间有她的录像,警察卫城后来调取了这些录像资料。“金谷社”大案发生的时候,她和颜蓉都在宾馆。她跟小星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能够猜到八九不离十。揭开一个女人的秘密就像让这个女人卸去她的装束,让一切一览无遗。随着对这个女人的了解,我们最终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有的秘密是不能公开的,这就是女人为什么希望借化妆来掩饰自己缺陷的原因,只不过有的人越掩饰越难看,有的人恰到好处。没有证据证明她跟“金谷社”案有关——其实当初所有交纳保护费的商家都有可疑的动机,那个名单上有上百个名字,对这些人的调查几乎让卫城的体重减了二十斤。

我的助手孟妍说:“你看看卫城,他真可怜,我下班后去给他买点吃的吧。”

她说这话的时候卫城刚给我们放完录像去了洗手间。

我没说话。我不可怜吗?我每天要看七八个案子的卷宗,而且得保证从我手里出去的没一个错案!还不包括对一些案子的嫌疑人亲自提讯!但是我知道,跟卫城相比,我的工作量实在算不了什么。卫城是孤家寡人一个,他的妻子八年前就跟他离婚了,卫城从此干工作更加肆无忌惮。英俊加成熟,他这样的男人最招惹某一类小姑娘喜欢,孟妍就是其中之一。每次我决定要把卫城的案子退查,孟妍一定是满脸的不高兴。案子退查之后,孟妍一定是第一个向卫城通报并且教他如何对付我的人。不过我对此假装不知道,因为经过孟妍的教化之后,卫城送过来的卷宗很少瑕疵。

我此刻斜眼看着她,觉得她越来越像个可爱的小奸细。

你去给他煲汤好了,就怕他没时间喝。我心里暗想。

我和卫城买了一张“菡の泉美体中心”的贵宾卡送给孟妍,费用由我和卫城各负担一半。孟妍刚工作五年,承担不起这样的消费。我是看在卫城焦头烂额的份上才答应出一半钱的,而且,卫城一个劲儿地奉承只有法学博士毕业的孟妍才有一种出入高档消费场所的气质,他手下的女警官跟罪犯面对面时间长了一个个都成了钢铁女战士,比起孟妍来差了太多的白领气质。我直到看到那张金色的卡时,才觉得自己似乎上当了。我硬着头皮把卡递给卫城,由他递给孟妍。唉,好人都做了,干脆好人做到底吧。

孟妍拿到卡高兴地蹦了起来,她甚至拥抱了一下卫城,然后拿上包就跑了。卫城举着一把车钥匙追了出去:“哎,等等,等一下!”他特地找了一辆奔驰C型给孟妍开着,好抬高她的身份……

年轻的女检察官孟妍开始她的第一次美体享受的这一天,发型师阿南跟平时一样准点到“菡の泉”上了班。自从到“菡の泉”工作,这小子就从来没有迟到过,更没有任何不良记录。他是静怡的朋友颜蓉特别推荐过来的。

阿南是一个白净而有点腼腆的年轻人,缺乏阳光的暴晒,他的脸色有点苍白,但是他的脸棱角分明。他的话语很少,经常沉默寡言。他只有一次端午聚餐之后喝多了一点点,声称他的烫发染发手艺在“菡の泉”首屈一指,那次静怡请职员们喝酒阿南就失去了腼腆,不过大家随即就笑话他说“菡の泉”也就他一个美发师,所以“首屈一指”这样的词纯粹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的话。阿南知道,并没有人对他的技术表示敬佩,只有静怡看过了他的示范之后用微笑表示了赞许。还有两个女孩子只会一般的理发、洗发,是在阿南忙着而客人需要的时候应急用的,她们的脸部按摩技术倒是很棒。因为静怡看重阿南,所以她们对阿南言听计从,这让阿南每天上班都很愉悦。但是,阿南这天早上很烦躁,因为一个女顾客的头发表老是卷不起来。在这个行当了做了五年的阿南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他想不明白这个女人的头发怎么跟别的女人不一样。这个漂亮的女顾客倒是很客气,说知道自己的头发一直成不了卷,来“菡の泉SPA”不过是碰碰运气试试。面对一头轻柔黑亮的头发,阿南很有挫败感。

女顾客最终放弃了,到收款台刷卡,阿南瘫坐在刚才女人坐过的椅子上直叹气。他有了很大的挫败感。这种挫败感他第一次尝到不是在理发的时候,是在做饭的时候。来到这个城市的第三天他想做一顿家乡饭吃,他到菜市场采购了蔬菜,结果做出来的根本不是在家乡的风味。他不明白问题出在哪儿了:主料配料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做不出熟悉的味道?而今天,他怎么可能败给一头普通的